

寻找韦坡战国遗址

□ 陈洪健

早上在家乡王平村醒来,我的脑袋昏昏沉沉,喝了一杯凉水,人方恢复了点精神,才想起昨晚喝多矣。院子静悄悄的,阿郎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乡村的狗是拴不住的。人们常说野狗,这多多少少有点鄙视的意思,它们以大地为家,树林、庄稼地、河畔、巷子等都留下它们的踪影,其志趣不小,人类只是不喜欢它们的“野性”罢了。

匆匆洗漱,打开厨柜,有家人留有半碟鸭肉、一碗粉肠炒辣椒,可我没有丁点儿胃口。家人早已到地里劳动了。我背上包,打开院门的瞬间,院子外面的果园、菜地,蝉在低唱。五月的夏天,绿匝匝的树林扑面而来。因为昨天在集市碰上一个醉鬼,我早想坐车回邕城,远离一些势利之徒。人不一定交往越多越好,道不同不相为谋,人需要拥有自己的领地,让心灵的自由在天地间遨游。

昨天我没有回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寻找战国遗址。这个在别人眼里无关紧要的地方,我心里却无比向往。在那个中国古代思想碰撞最激烈的时代,在那个血与泪的年代,在那个刀光剑影、英雄辈出的时代,在那个处在分裂与统一的时代,我们总是怀着历史复杂的眼光回眸它。没有飞翔,唯有寻找,寻找是春秋战国历史足迹最真诚的回眸。我要寻找的战国遗址,不在遥远的中原,不在荆楚大地,而在一个让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在我们家乡桂南

小镇露圩镇韦坡村。

韦坡村就在王平村的北面。出了村,我决定沿着露圩公路徒步去韦坡。到韦坡的路不远,四五里地的路程,难得的一次心灵之旅。想起诗人卞之琳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我喜欢看农人在地里默默劳动,农人是与大地最亲近的群体。真正的农人一生守护大地,他们是最接近诗意的人,但是终年忙碌,劳顿一辈子,诗意在他们心中是虚无的,没有实在的意义。树上开花,在农人的眼里只表明了季节意义,季节向农人发出了什么时候该播种、施肥、收割等信号。树与花在农人的眼里是实用性的,它们是指导农人耕种不可缺少的“另类气象台”。农民的生活到底离诗意还有多远?诗人种植一片果园,他收获的是诗意;农夫种植果树,他们收获的是丰收的果实。

现在,在老家的乡村没有人徒步赶集、串亲戚,谁要是徒步赶集,这个人的行为将视为笑话。古老的徒步作为人与外界沟通的交通方式,基本已经消失了。但我走在公路上,还是吸引了在地里劳作的农人的好奇目光,他们或放下手中锄头,或停下手中的活,站在地里朝孤独地走过来,他们到底看什么?难道是一个人孤独的身影?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往往有着孤独的感觉涌上灵魂。公路两旁的流水,涓涓细流温柔地抚摸着水草,眼前绿油油的禾苗,像绿毡一样铺向村庄,延伸至山脚。大人岭的寺庙矗

立在高高的山巅上,与白云为伴,与蓝天为邻。佛在高处注视芸芸众生,人们逢年过节上山祈福平安,佛在心中,天知地知,个体生灵最知。

半个小时后,我步行至韦坡村口,村庄在一个坡上,半遮脸半露面,多么含蓄。村里人影寥寥无几,几个老伯坐在一棵榕树下吸烟、聊天,几张沧桑的脸孔与榕树映衬呼应。昨天约好的两位老伯,一个是韦沛英老人,另一个是他的胞兄韦沛昆老人。他们看到我,说:“细弟,先到家里喝茶。”他们对我的如约而至很热情,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拄着拐杖。路上遇见几条狗,它们对我这个陌生者温情地望着,其中一条黑狗躺在自家的大门呼呼睡大觉。我从没有发现一条狗睡得如此的沉静,连家里的大门也不用看守了。村庄迤逦而上,好多农家楼房的门庭院子爬满了野草古藤。老人告诉我,村里的很多人家迁到镇上,院子没有了人的生息,成为一片野草萋萋、荒芜败落的样子。

我们坐在老人家的院子喝茶,阳光懒洋洋地照在院子角落里。老人的兴奋劲来了,他们滔滔不绝地对我说,韦坡战国墓地遗址就在他们家和别家几栋房屋地下挖掘出来的。1977年的春天,村里的生产队为了养猪建猪棚,挖地基刚挖到2米深的泥土,一个汉子的锄头“噹”的一声,人们围过来一看,黄色的青铜剑耀眼地闪现在大家的眼前。然后,文物工作者在附近挖出了战国时代的铜鼎、剑、矛、编钟、耙头、酒

器、水晶石、祭祀器等,经专家鉴定确实是战国时代的文物。为什么战国时代的人,将墓地埋在如此高而浅的坡地?墓地有没有可能由于山体滑坡造成墓地往山下沉积?今天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战国时代,两广属于百越之地,公元前214年,秦王朝统一百越,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和象郡。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前,两广不属于战国七雄任何一个诸侯国的领地。为什么挖掘出来的文物又是战国时代的呢?也许当时北方诸国的人们厌恶长期不休的战争,举族往南迁徙;也许某个诸侯国的将领和他的士兵为了逃避战争,畏罪潜逃到两广;也许是某个诸侯国的人无法面对敌国,青山依旧在,只是换了朱颜,故国已亡,还有何面目面对河山、故人?

放下手中的茶杯,我轻轻地站起身,仿佛身心随着时光隧道返回春秋战国。我跟着两位老人爬上村里的后山。山上松涛阵阵,一块立于“韦坡战国墓地遗址”的石碑埋在杂草丛林中,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剥蚀,石碑字迹模糊,已无法辨认。我请两位老人站在石碑旁拍照,时光将两位老人苍老的面容深深烙在皱纹上,彼时一阵大风吹得石碑旁的树林哗啦啦作响。

作为韦坡战国遗址的讲古者,两位老者既孤单又从容。站在山坡呼啸的风中,目光所及,我总觉得韦坡战国遗址少了些什么,难不成那些摆在博物馆的文物器具,忘记生了它们的故乡吗?

「这故事是真的」

□ 苏龙

老张是邕城城中村居民,身板敦实,头圆脑大,小眼睛,虽年已不惑,但因整天脸颊灿烂,倒是显得年轻几岁。

老张在幸福小区当保安,除去三金五险,到手工资三千来块。有人不解:“老张,你有十几间房子出租,做包租公不好吗?”老张答:“人不能闲着,闲了可就废了。”他是嘴上说,却不让老婆去做工。他让老婆当好妈带好娃,不给老婆提重物,怕老婆纤细手变粗;不给老婆下厨房干活,怕老婆熏成黄脸婆。有人开玩笑:“老张,你老婆这般水灵,看好哈,别给人拐走了。”老张嘿嘿一笑,说:“能拐走我老婆的人还没出生呢。”他有自信的底气,虽然自己长不帅,也不高大,但头脑机灵,能说会道,把老婆的魂拴在心上。用张妻的话说,我们家老张脑筋一转,嘴巴一动,可把树枝上的鸟儿引下来,可把稻草说成金条。处对象那阵子,我问:我和你妈同时掉水里,只能救一个,你救哪个?老掉牙的问题,他回答得分!——先救我妈,然后我抱着你一起做九泉鸳鸯。

有一次,老张陪老婆回娘家聚餐。岳父人胖,经不住热,上身只穿着背心,露出大肚脐。小舅子眼珠一动,说:“姐夫,我出个问题,你若答不出来,我们留我姐住娘家住些时日。”老张应允。小舅子问:“你有什么办法使咱爸的肚脐跳动?”老张稍稍思索,从田螺汤里勺起

一个大田螺,递到岳父手里说:“爸,请嗦田螺。”岳父用力把螺肉吸进嘴巴,肚脐跟着晃动起来。众人无不叹服。

老张可不像有些村民,有了租金收入就坐吃老本,乱花钱。他一分钱掰成两分用,还想找事做。用他话说,钱不咬口袋,哪个嫌钱多?以后孩子大了,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去呢。所以老张就到幸福小区应聘做了保安。虽然累但快乐着,因为他心窝住着娇妻萌娃。

老张工作用心负责,很快就熟悉了小区情况。有天早上,一个年轻人带个2岁多的小男孩,说是男孩阿姨,她妹妹临时有事,托她带送幼儿园。值班保安问女人所在小区的楼栋、单元、房号、业主姓名,女人都应答如流,准确无误。问小男孩,小男孩也点头。正要放行,老张却说慢。老张小眼睛犀利地盯着女人,摸出手机,拨打电话,“喂,你家桐桐在家吗?”对方答:“不在呢,在小区花园跟小朋友玩,怎么了张大哥?”老张斜眼看着女人。女人慌了。老张说:“你姐正带桐桐去幼儿园。”对方吓坏了,大声说:“我哪来什么姐姐?”

人贩子乖乖就范,外围接应的团伙也被成功抓获。小区物业表彰了老张,老张还搞了个经验材料,题目挺逗的,叫《从‘狼狽为奸’到‘狼被围歼’——幸福小区防拐经验浅谈》。老张不闲,耍贫嘴。他走到哪里笑声跟到哪里,用他话说:“咱小区没有笑声还叫幸福小区吗?”

某天,老张上早班,眼圈却是黑的。有业主逗他:“张哥,昨晚跟老婆加班了?”老张嘿嘿说:“仔仔在旁边看着呢,哪敢?昨晚我和老婆失眠,数了整宿的羊。”众人哄笑,老张说:“逗你们开心呢,我是抱着小家伙,哼了大半个晚上《两只老虎》,熬出了黑眼圈。”

几年后,孩子全托幼儿园,张妻就闲了。闲了的张妻学会了搓麻将,常邀三朋好友打麻将。老婆高兴,老张就高兴,他只是提醒老婆“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时间长了,就有邻居提醒老张,看好你老婆哈,搓麻将就搓麻将,别搓出什么火花来。老张摆摆手,“能偷走我老婆芳心的人还没有出生呢。”

某天值班到半夜,老张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跟同事换班,就回家了。第二天老张来了,黑眼圈,头发蓬乱。有业主逗他:“张哥,昨晚跟老婆数羊了?”老张不答,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

到了中午,老张埋头吃饭。同事说:“老张,来个故事吧,拌饭。”老张皱眉,抿嘴,把碗推一边,说:“好,那就讲一个。一哥们拉着老婆去民政局,非要离婚。这哥们说:‘我昨晚回家给她讲个好笑的故事,她没笑,倒是床底下下一个男的憋不住笑了……’”同事们仰笑,直拍大腿。有人说:“老张,你这故事编得挺逗。”老张却认真起来,“这不是故事,是真的。”老张泪流满面。

致红枫

覃源漫(壮族)

说起深秋,说起初冬
一定要有清澈的月和红色的枫
当一枚枚殷红的叶子
像赴约一样会合在如画的山
映照一双双惊奇的眼睛
点亮人们憧憬过无数次的梦

云欢快地舞动在空中
采撷色彩,洒向四面八方
你的脸泛着霞光,像红枫
牵住我爱慕的眼睛
内心像浪潮汹涌

美好是这时的主题
叶子红了枝头,给季节断句
时光匆匆,何时重逢
我们应该紧紧相拥
不去计较此时是深秋,还是初冬

我眼中的我

卢月凤

我是谁
哦,我自己

在梦里
我是那惊天又动地的哪吒
是那驱赶黑暗的英雄
是那轻抚夜里忐忑不安的孩子的妈妈

梦到头了
我就呆呆的躺在床板上
望着那天花板

我想
我是那颗天上不发光的小星星
需要太阳的照耀
我是那水里的蛙
还不知道世界的大

在我眼里
风的温柔我想拥有
我一步步地靠近风
一步步地追寻着风
直到
成为那追风的人

书讯黄佩华长篇小说《花甲之年》出版

近日,本报文学顾问、著名壮族作家黄佩华长篇小说《花甲之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继今年8月他以笔名老原在《民族文学》杂志全文刊发该小说后,又重新推出的单行本。

《花甲之年》是一部反映老年人夕阳生活的长篇小说。该书讲述了某高校干部马达华提前退休后的一系列境遇。爱好广泛的“万金油”型干部主人公,人老心不老的岳父,闲居乡间的两任马帮帮主,刻薄的妻子和“啃老族”儿子,重病缠身的兄长和奇葩文

(黄浩云)

◀《花甲之年》封面。

广西民族出版社供图

